蜀山劍俠傳/2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四六回　款仙賓 清談靈石築　參慈父 同上武夷山

下一回▶

周、李二人雖信神尼之言，總想早回靜瓊谷去，比較放心。但又不便拂二女的盛意，相繼笑答道：「二位姊姊靈境新居，自應觀賞。不過靜瓊谷中祇有幾個新收門人，我們祇坐一會兒，到了依還嶺再作長談吧。」謝琳笑道：「你們怕甚麼呢？家師一按靈光，便知前因後果，她說無妨，一定平安，早去也是無用，忙去做甚？」謝瓔道：「琳妹也是多餘。三位姊姊數千里遠來，所居就在妖屍近側山中，祇有幾個新收門人，縱然無事，衆弟子見師長久出不歸，也必憂念，當然以早歸爲是。來日方長，這次認明地點，以後便可時常往來。此去又是同行，到哪裏敘談不是一樣，何必非此不可呢？」謝琳道：「也好。」說時，五人已由山側梅花林中穿出，連經過了好些靈奇景地，最後離開中央主山，往西北方外圍大山走去。

一會兒到了山腳，走入一條平衍空曠、花樹林立的峽谷之中。三人隨了二女正走之間，忽聽濤聲洋洋，由前側面花林掩映的高崖之中傳來。英瓊笑問：「這是泉瀑之聲麼？」謝琳道：「這是小潮音，我姊姊偶然獨坐用功的地方。你沒聽地名與名字相同麼？本想領你們去都坐上一會兒，因姊姊一說，祇好到我一人用功的地方小坐片刻，喫完靈乳就走，改日再請你們來了。」英瓊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那靈石小築是二姊的了？」謝琳笑道：「你真聰明，那不是地名與我名字音同麼？」說罷，便領衆人循坡而上。坡上面盡是千百年的松杉古木，各樹枝幹上寄生着許多不知名的蔦蘿異花，蒼蒼翠色中綴以繁花，

五色繽紛，燦然娛目。松徑兩旁又是香草離離，清芬馥郁，沁人心脾。間有奇石挺立，溫潤如玉，孔竅玲瓏，上生紫色靈芝，都如斗大。更有靈猿仙鹿，出沒遊行，一個個毛色鮮明，軒軒神旺，比起小寒山又別有一種靈奇清麗境界。

輕雲笑問道：「忍大師佛法無邊，小寒山前鳥獸蟲蛇，六道衆生，一齊皈依向化，這裏怎祇有這兩種生物？」謝瓔笑道：「我姊妹從小就厭惡蛇蟲，盡管那些猛惡兇毒之物俱受佛法感化，怪模怪樣的，看在眼裏終究討厭。這裏祇我姊妹兩人靜修固好，平日沒些生物點綴，也嫌寂寞，少了生趣天機。所以把那素性生活很馴善，長得乾淨靈巧好看的，連飛帶走，稍微選了幾種來。它們都在小寒山前聽經多年，久已通靈，閒來調教，也頗好玩。我們閒時各煉一些降魔法術。因奉葉姑姑之命，煉法時必須隔開，除我在小潮音，琳妹是在靈石小築各居一處，日常行止仍在一起。我二人一同坐禪用功之處，是在依梵窟內。本應請你們都去看看，因忙着要走，祇好作罷。琳妹自來好勝，我們幾個地方，祇依梵窟專爲坐禪之用，是一高大石洞，無甚修飾陳設。我那小潮音也非靈籟天生，無多點綴。惟獨靈石小築本來景緻絕妙，再經她磨着葉姑一同興建，就着原有形勢踵事增華，方圓九里以內，由那嵌空樓臺起，下自一草一木之微，差不多都用了心思。本山特有的靈玉乳，也在當地，用以奉客恰好就便。故此請你們到那裏去小坐一會兒。那裏還有一些鶴、鷺、翠鳥之類，像那許多生相醜惡之物，一個也沒有。你們見識得多，且請到時加以品題吧。」

癩姑見二女引了一行從容走來，便知二女盡管法力精進，童心猶在，一定近年用了巧思建此別業，又難得良友重逢，欲使一路觀賞前去，看這沿途景物，也委實靈妙清麗非常。聞言，便誇讚道：「二位妹妹慧心巧思，即此途中美景已見一斑。到了地頭，更不用說是好到極點了。」謝琳眼望癩姑，把小嘴一撇，似嗔似喜，微笑道：「你盡嘴甜，心卻奸猾，不似瓊妹實在。地方還未走到，先就誇好。你得道多年，多好的仙靈境界沒見過，會把我這小地方看在眼裏？我知你是哄人呢。瓊妹你說到底如何？你要說好，我纔信呢。卻不許拿你們凝碧崖來作比。」英瓊笑道：「妹子年輕，學道日淺，到的地方太少。靈石小築還沒到，難於預料。如論此來所見小寒山佛法靈區，不能以景物論。祇那偉大莊嚴，慈悲祥和的境界，決非別處所能彷彿。就拿二位姊姊別業來說吧，要比紫雲宮、陷空島兩處晶闕珠宮，金庭玉柱，富麗堂皇，氣象萬千，自然難與相比，但那是海底景緻。此地的奇石古松，靈芝香草，以及花光嵐影，樹色泉聲，無一樣不是靈境天然，清絕人間。甚至一猿一鹿，都帶着幾分仙氣。比之凝碧仙府，也祇小大宮室之分。至於兩地的泉石花樹，也祇能說是各擅勝場，兩無遜色。除此之外，便祇能說是第一次見到的了。」

謝琳含笑道：「這話還有幾分可信，不似癩姊姊，因爲心不與口同，所以相貌也不與心同。以她爲人法力和心裏那麼靈，要與瓊妹長得一般美貌，多好呢！」癩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謝謝你的美意。我還是長得醜八怪的樣子好些。按說瓊妹美雖極美，平時相處說笑也極天真，令人憐愛。但一遇上事，便覺英氣太盛。不似你們二位，美到骨髓裏去，活潑天真，美麗溫柔之中，偏又別有一種清出雲表之致，那容光直照人的面目。本來你們是天仙化人，不能拿這句來形容你們。可是清麗溫柔都到了極處，此外又無可形容。一見你們，便自慚愧，不敢和你們過分親熱。心中分明愛極，卻又不知如何愛法。祇一遇上，便捨不得離開，好似暗中有大力量將人吸住，任令我如何都不忍心捨。可惜我不是個妖人，若是妖人，便想粉身碎骨在你兩姊妹手裏，纔對心思。何必像瓊妹，像了你二位，不更叫人看了讚好憐愛麼？一則沒有那大福氣和多生修積的玉骨冰肌，仙根靈質；二則我們殺孽本來就多，一班同門都借此修積外功，我若生得像二位姊姊這等儀態萬方，我駕着佛門中的心光遁法，四處一遊行，把異派妖邪全引了來，不必十分費力，祇叫他們引頸就戮。他們休說和我一樣心思，祇要稍微還有一點人心，必定甘心聽命，死而無怨，決不敢逃，於是全被我一人殺光。對於那些遇災遇害、窮苦無告的千萬人民，一人救起來也費事，祇向上方神佛求告一陣，撒嬌軟磨，纏得諸天神佛一生憐愛，於是準如所請，把他們的罪孽一齊赦免。以後，無論多大難題，俱用此法，不消多年，衆生全登樂土，永無苦難之人。我固然是功德無量，衆同門見甚功德都被我一個包攬了去，他們無功可立，不招恨麼？」

這一席話，引得衆人都笑了起來。仙都二女笑罵道：「你這癩尼姑，還想說些甚麼？你不是前生造了口孽，還不至於今生長得這麼醜怪。還要刻薄人，看墮拔舌地獄呢。」癩姑繃着一張醜臉，笑道：「你們不信，我說的是真話。真要閻王與我說理，我要問他，把兩間靈氣鍾於一人，已是該打；爲甚麼故弄狡獪，又化生出兩個來，顯得有權力，卻害我們投胎時少了靈秀之氣，變得這等醜八怪？要勻一點與我們，這些醜人就不能美到極處，走在人前也順點眼不是？」說完，周、李和二女聽着已極可笑，再見她一本正經的醜怪神情，忍不住又是一陣大笑。謝琳笑罵道：「你這醜尼姑，實實慪人。我就拿你當回妖人，看你是死是活？」說罷，故作微慍，便要伸手。癩姑趕忙搖手道：「好妹妹，祇可嘴說，我不是手指頭都不敢挨你們麼？我死容易，你那好朋友易姊姊還要我呢。嫌我口直，我賠個禮兒如何？」謝琳撲哧一聲笑道：「我真拿你沒法。一別數年，以爲你道力精進，哪知頑皮也加了倍。」輕雲笑道：「癩師姊自來滑稽，這次我由依還嶺相見，還是第一次見她這樣。定是二位姊姊能夠同行，心中歡喜呢。」謝瓔說：「癩師姊，休再取笑，前面到了。」

衆人已早聞到桂花香味，一看那一帶松徑已將走完，地勢也逐漸低平。前面坡下綠草如茵，芊綿一碧，當中現出十里方圓一片湖蕩。環湖俱是參天桂樹，金果綴滿枝頭，繁花盛開，妙香襲腦。左岸大片平地，奇石如林，高低錯落，千形萬態，拔地而起。琪花瑤草，紛列其上，遠遠望去，宛若錦繡。當中一座高約十餘丈，廣約二畝的平頂石峰，形勢尤爲奇特。近前一看，乃是一座天生的怪石，石質堅瑩，潤如美玉，形似一朵靈芝，挺生芳原平野之上。輪圍盤屈，到了近頂之處忽然伸展，成一芝盤。上下四外孔竅甚多，玲瓏剔透。尤妙是裏面連頂共分七層，每層均有隔斷，其平如掌，四壁孔洞既衆且多，近頂一層更甚。本來就似天生的一座七層奇石樓閣，主人再以法力巧思因勢興建，佈置點綴，越發巧奪天工，妙不可言。

癩姑和周、李二人隨同二女，由底層起，一層層拾級上昇，見裏面陳設用具，樣樣古雅精麗，一層勝似一層，各有各的妙處。內中第五層，乃主人獨居練習法術之所，卻甚簡樸。左右兩邊各設有兩種旗門，壁間還掛着許多法物寶器，以及刀劍葫蘆之類。當中地上，設有一座大爐鼎，爐火已成青色，內有五金精英合煉的依羅喃法火神兜。另外有大小三個蒲團，一個小金鉢，一個七尺長的大玉瓶，爐鼎對面有一長案，上陳法輪、如意、寶塔、金蓮等佛家八寶。其餘寶物甚多，大都精巧玲瓏，形制奇古，珠光寶氣，互相流照，五花八門，美不勝收。一問謝琳，這些法寶也有煉成的，也有未煉成的。

英瓊笑道：「琳姊參的乃是佛家上乘真如妙諦，到此不過三數年，哪裏收羅來的這麼多法寶？又哪有這許多閒空煉它呢？」謝琳笑道：「這雖是我自找麻煩，說起來卻也有趣。此話太長，且等看完我這荒居，坐定再談吧。」謝瓔笑道：「舍妹妄想將來創立禪宗，廣收弟子。恰巧機緣湊合，葉姑溺愛，傳了她一部煉法的書，近來論起降魔法力，她自通曉得多，但也分心不少。聽家師口氣，好似定數，早已料到，因與成敗無關，祇是平日多上好些麻煩，以及證果遲早之分，所以未加阻止。葉姑先本不想全傳舍妹，由於巧取強求而得，因此時常笑說舍妹自尋煩惱。舍妹卻說她把這部法訣學全之後，雖不一定便能完遂以前那位著書人的遺志，但到此時，所有禪門與各異派中最厲害的法術法寶，無不洞悉微妙，隨意便可抵禦消滅，即便多惹麻煩，能除去許多爲害生靈的邪魔外道，使其無所逃避，豈不也是極大功德麼？連家父當初助她讀全此書的本意，也是如此。葉姑盡管說她，仍樂此不疲。你們沒見先前我姊妹心性言行無不如一，這次見面，大致雖仍不差，心意和說話便稍有出入了麼？」謝琳道：「姊姊這等有頭無尾的說法，有甚麼意思？她三位聽了，也不甚明白，還是到頂落座再說吧。」

說時，衆人已上了第六層石閣。由此往上，一共兩層，俱是主人精心佈置，準備將來待

客延賓之所。石牖宏敞，四望通明，陳設用具比起底下諸層，尤爲華美珍奇。跟着便到頂上。癩姑等三人先在下面已然望見上面花木蔥蘢，蒼煙欲活，這時走到一看，竟似一座具體而微的神仙園囿。不特玉樹瓊林，琪花瑤草，繽紛綺錯，更有鶴鹿靈猿遊息其中，到處靈香細細，沁人心脾。加以四外碧城遙擁，翠嶺綿延，近側是繡野平鋪，芳林疏秀，鏡湖浩淼，天水相涵。三人憑臨其上，覺着別有一種清空靈妙的況味，比起別處仙山福地又自不同，不禁齊聲讚妙。謝琳笑道：「這裏地方不算甚小，但是好景無多，哪似你們峨眉仙府熔山鑄水，妙奪天工呢！」謝瓔笑道：「你還想要甚麼？你真要能有峨眉那等洞府，哪裏去物色那許多仙靈脩士去住呢？那麼大神仙宮室，祇我兩姊妹在內，又有甚麼意思？」英瓊笑道：「琳姊原要創立禪宗，將來普度有緣，多收高弟，不就有人住了麼？」謝瓔又道：「你說得倒是容易，不知衆生好度人難度麼？你看舍妹這一念之因，將來不知要出上多少事呢。」輕雲道：「二位姊姊得忍大師與一音大師真傳，今日又得佛門至寶，日後再加以精進，法力日益高強，何至有甚爲難之事？姊姊未免多慮了。」謝瓔道：「學無止境，異派中也大有能手。絕尊者那麼高的法力，尚且不能完成盡滅諸般魔法的宏願，並還因此沉滯正果五百年，終於自家懺悔，方得成就正果。舍妹準備學他，難道比他還強麼？」癩姑驚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這部煉法的道書，便是梁武帝的神僧絕尊者住一禪師所著的滅魔寶籙了？」謝琳接口笑道：「姊姊多慮，我又不曾發下絕尊者那樣爲滅羣魔不令異派存留的宏願，學成之後祇不過惟力是視，因人而施，把那造孽太多惡行昭著的妖邪除去，別的左道旁門，祇要他不甚爲害生靈，便不去理他。這也值得如此擔心麼？」謝瓔微笑不語。

癩姑道：「前聽家師說，絕尊者自因誅戮異派邪魔太多，犯了殺孽，一面異派邪魔也應運而生，不特不因絕尊者的法力誅戮消滅減少，反倒人數越衆，聲勢越盛，盡管不是絕尊者的對手，無如對方層出不窮，孤掌難鳴，防不勝防。鬧來鬧去，鬧得幾個有法力的門人因習絕尊者這部以魔制魔的法訣，求勝心切，竟然爲魔頭所乘，誤入歧途，倒戈相向。如非法力高深，幾遭不測。爲了這先後種種因果，竟沉滯五百年方得證果。當絕尊者向我佛座前引咎懺悔之時，曾經求告，說那叛師揹他的弟子，平日修爲精勤，向道誠毅，生平修積善功至厚，一時受了魔頭暗算，致迷本性，事後省悟，立即痛哭自焚。這段因果未了，此書尚須留待他歷劫轉世，完了他自焚以前的夙願，將那陰險詭詐萬端的魔頭除去，始能收回，所以這部法訣並未消去。但那魔頭機智絕倫，法力又高，祇有此書能夠除他，勢必處心積慮，百計奪取。爲此絕尊者特地在川邊倚天崖對面一座石腹內，用極大法力，開了一個三千尺深的石洞，並還制了一個寶幢，將書藏好，放入洞內，外用符咒封鎖，以待轉世之人來取。那魔頭自知孽重和未來因果，仗着運數未終，意欲挽蓋。由此匿迹銷聲，整頓門戶，對於門人也分別去留，重加約束，以圖苟免。表面看去，

好似放下屠刀。無奈所習不正，又是魔法，第一所煉魔頭便非害人不可，門徒更是習與性成，積重難返。久了，大約看出收效甚難，於是犯險往盜此書。因知佛法神奇，封鎖嚴固，難於到手，迫於無奈，又以故智，施展最陰毒的魔法，開始攻山。哪知山未攻開，卻將禁制觸動，幾受重傷。同時洞前現出偈語，纔知那是佛家大金剛不壞法，到了時限，取書人來，自然開放；否則，休想能動一片山石，祇得絕望而歸。因此書差不多集正邪各派法術之大成，選擇既精，每種均有絕尊者所留解破之法，反正兩面俱都齊全，各異派中最厲害神奇的法術法寶均載其上，祇要精習以後，任他多麼神通的左道妖邪，也絕非其敵。這多年來，正邪各派修士，不知有多少人心生覬覦，休說到手，連那藏寶地方俱找不到一點線索。而對崖龍象庵，乃芬陀大師駐錫之所，又是一個極難惹的正經修道人，左道妖邪自不敢去，久已無人提起。不意竟會落到琳姊手內，莫非你便是絕尊者的高弟轉世不成？」

謝琳笑道：「我倒不是。真情此時不能說，我只說煉這書的經過吧。」說罷，隨邀癩姑等三人往左側一片開着形如曇花、其大如碗的花樹疏林以內，就着林中所設的翠玉桌墩環坐，謝琳從容述說經過，纔知謝山、葉繽、小寒山神尼以及仙都二女，過去生中俱都有極深切的淵源因果。自從謝、葉二人在峨眉開府時皈依佛法，改了法號，同往小寒山，與神尼忍大師劫後重逢，換了忍大師所備的佛家裝束以後，謝、葉二人眷戀夙世倫好，又都鍾愛二女，由此時往看望。經過詳情，以後交代，這裏暫時不提。

且說忍大師雖知二女將來承受自己衣鉢，但是各有因果，殊途同歸，修爲各異，並不強其仿效。不過二女學道雖已多年，皈依佛法入門尚淺，又是生性好動，天真喜事，當此羣仙劫運，異派猖獗之際，如稍放縱，不免多生殺孽，自添煩惱。於是在二女功候未到以前，表面仍借參修上乘佛法爲由，輕易不令下山一步。二女至性天真，依戀乃師，又以夙根深厚，具大智慧，功力異常精進。雖然忍大師入定時多，但是靈山佛地盡多勝境，可供留連，每值禪功餘暇，祇在山中游玩，指點山林泉石，調弄珍禽異獸爲樂。謝、葉二人又常來看望。端的山居清娛，一點不覺寂寞。似這樣過了兩年。原本謝、葉二人至多間月一到，到第二年內分手，一晃過了四個多月均未見來，也無信息。二女思念異常，正趕這日忍大師向二女說法完畢，將要入定。二女知道師父和自己不是尋常師弟情分，人又慈祥和易，平日親熱已慣，從未受過嗔責。於是雙雙涎着臉皮，投在忍大師懷裏，軟語求告，要往武夷省親，便道訪看葉姑，問其何以數月不來。

忍大師先以二女此行易與強仇相遇，不是敵手，不肯答應。嗣喫二女一味軟磨，不忍堅拒。隨以佛家心光查知就裏，笑對二女道：「你爹爹正想你們去呢。祇是你們前往峨眉

所結強仇毒手摩什，恨你二人切骨。上次寒月、一音二位道友送你們來時，正值仇人先在峨眉所受重創不曾全好，又值軒轅老怪聚衆煉法，他正帶傷隨侍，無暇及此，所以沿途無事。小寒山佛法封禁，休說查看蹤跡，連算也算不出來。仇人因查看不出你們的蹤跡下落，心中奇怪。軒轅妖宮有一異寶，妖人能以心靈所注，遍查宇內人物動靜，隨時都在留心觀察。本來疑你們也是峨眉門下女弟子，深居凝碧仙府以內，所以查看不出形影。如非自知不是妙一真人對手，軒轅老怪又再三告誡不許冒失，幾乎犯險往試。近以峨眉男女弟子凡是法力稍高的，俱已奉命下山行道，仍不見你姊妹蹤跡，漸覺料錯。沒有多日，便遇見一個曾借觀禮爲由前往窺伺，欲行暗算，結局懾於峨眉威力，未敢妄動，覘顏終席而出的異派中人，問出你二人的蹤跡。我獨自在此隱修多年，同道往還極少，祇有一二人，一向坐關，並非眼前正邪各派中知名老人物。大雪山中，正經佛道兩家法力最高深的，祇有一位老禪師，也是在地底坐關，每六十年纔開關說法一日夜，這位自然不是。餘者，道家雖有兩位，一則各有畏忌，並無仇怨，又都是男的煉士。那異派中人，祇知你們被寒月、一音二位送往大雪山。這一回來，雖聽說有小寒山拜師之言，但不知詳情，連運玄機占算，法寶查看，自己又親來雪山四處搜尋蹤跡，並向一些隱居山中的妖邪訪問，俱無下落。越發認定你們是未來隱患，始終沒放下復仇之念。你二人在此，他固茫然無知，祇一離開小寒山境，出了禁地，立被覺察。此人來去如電，邪法甚是神通，你二人此時尚非其敵，弄巧還要遇上別的妖邪。本不想你二人前往，一則孺慕情殷，二則你父親又正向我以心靈傳意，請我準你二人前去，適纔我已應允了他。不過就此前往，必遇險阻。你二人已然拜我爲師，我雖持有極大願力，永不殺生開戒，但我門中佛法無邊，具大無畏，也決不容甚麼邪魔外道侵害欺凌。此番不比上次，可以我的符訣法寶救急。就是不與他計較，至多使其不知不覺，或是遇上，莫奈你們何，斷無似前望影而逃之理。去是可去，但在三日之後，由我先傳你二人有無相護身神光，方可前往。有此神光護身，仇人法寶固難查見，即無心相遇，也是不能稍傷毫髮。此時你父親正在武夷相候，此去必能相見。而你葉姑新近代人經辦一事，須要十日之後方能有暇。她在川邊倚天崖西雙杉坪，你們祇聽說過，尚未去過。那地方就在雪山邊界，雖然不遠，境卻幽祕，又有法力禁制，終歲雲封，外人足迹甚難走進。你們當歸路西南，回時可順雪山邊界往西繞去，先尋到了倚天崖上芬陀大師駐錫的龍象庵，再朝西方直飛，約有三十里便是。她見你二人往訪自必欣喜，開雲相見。由武夷小住，回來再去，也正是時候。途中不可違戒，也不可故現形迹，收了神光生事。否則，將來糾纏便更多了。」二女早受葉縉指教，說像乃師的願力修爲太不容易，並且取法太高。二女素來情熱，中間稍失堅忍，便易弄巧成拙。將來下山行道以前，務要將這有無相護身神光或是大小旃檀神法學會，方可有備無患，不畏妖邪暗算。祇說功力年限均淺，此法神妙不可思議，還不到學的時機，未敢遽然求告。未料得來如此容易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忙即拜謝領命。要知後

事如何，請看下文分解。